

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92749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92748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王玉洁

页数：28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&gt;&gt;

## 前言

听，来自末世的寂寞吟唱 拨不开的历史疑云 如果说《诗经》是一位荆钗布裙、不掩国色的乡野少女，那么《古诗十九首》就是一位不施脂粉、清丽明媚的没落贵族妇人。

汉末如同一幅放得旧了的霜绡，有着令人忧伤的暗黄色调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、烽烟乍起、政治昏聩的末世，抑或说就是乱世。

按照骆玉明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：东汉初期，指的是汉和帝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到汉质帝本初元年（公元146年）；东汉后期，指的是汉桓帝建和元年（公元147年）到汉献帝兴平二年（公元195年），之后，虽然还是汉献帝时期，但是，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，被划入了魏晋文学的范畴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产生于东汉末年，非一人一时之作。

但是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说：“古诗佳丽，或称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则傅毅之词，比采而推，两汉之作乎？”

这句话是说十九首里的《冉冉孤生竹》乃傅毅之作，他是东汉明帝、章帝时候的人。

而徐陵编的《玉台新咏》中，收了九首枚乘的诗，其中有八首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内。

无怪刘勰说是“两汉之作”，因为枚乘就是西汉景帝时的人。

可是，刘勰和徐陵虽然同为南北朝时期的人，刘勰写的《文心雕龙》在前，徐陵的《玉台新咏》在后，刘勰都说“或称枚叔”，他也是揣测的，后来的徐陵怎么反而确认就是枚叔呢？

可见，不太靠谱。

还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《昭明文选》比较谨慎，他从传世的无名氏的《古诗》中选取十九篇编入《昭明文选》，称为《古诗十九首》。

给《昭明文选》作注解的李善说得也比较谨慎。

他说：“并云古诗，盖不知作者，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。”

诗云，‘驱车上东门’，又云‘游戏宛与洛’，此则辞兼东都，非尽是乘，明矣。

昭明以失其姓氏，故编在李陵之上。

也就是说李善也认为说那些诗是枚乘所作并不明确，是有疑问的。

而钟嵘的《诗品》又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，说“陆机所拟十四首，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，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。”

此外‘去者日以疏’四十五首，虽多哀怨，颇为总杂，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”。

也即，钟嵘认为，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作者可能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。

尤其是，钟嵘说“陈思为建安之杰……五言之冠冕”，后人便疑曹植为十九首的主要作者。

《涉江采芙蓉》便是“思甄之作”，与此类似的《庭中有奇树》也是，进而十九首中的女性题材，都疑似与曹植有关。

奇怪的是，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，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如此清丽的十九首诗。

于是，十九首便有了许多可能的作者，枚乘、傅毅、曹植和王粲。

每一个可能的作者又都是疑云重重。

历史就是这样，云烟渺茫，任你猜疑，它却拈花微笑，不露一丝玄机。

或许是读诗的我们太过执著，一定要揪出文字背后的隐秘，可是，揪不出也有揪不出的好--诗是一扇通向心灵世界的门，引领我们去看门内的风景。

至于开门的那个人是谁，又何必非要知道呢？

风余，诗母 如果顺着诗歌的河流去溯源，最终总是会到达《诗经》这个源头。

《诗经》里的“十五国风”，是民歌的汇集，其中很多著名的篇章如《谷风》、《氓》等，都带着叙事的性质，但更多的诗歌都是抒情性很浓的，爱情的悲喜、相思的折磨、羁旅行役的辛苦艰苦、劳作生活的简单忧乐等。

中国文学史，是“风”、“骚”并行的，以《诗经》“十五国风”和《楚辞》的“离骚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源头，如山涧清流，

## &lt;&lt;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&gt;&gt;

一路穿行于青山秀谷中，不久就到了之后的“汉乐府”。

汉乐府是汉时乐府官署采制的诗歌，其中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和神明使用的郊庙歌辞，和《诗经》里面的“颂”是相同的；另一部分则是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，被称为“乐府民歌”。

乐府民歌，和“十五国风”在性质上是相同的，都是民歌，无疑有着传承和发展。它是继《诗经》之后又一次民歌的大会聚，《诗经》虽说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，却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手法，汉乐府民歌则更接近于现实主义，或者说是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风。

乐府民歌语言通俗浅易、情感真挚、不事雕琢、自然本真。

收录的作品贴近生活，其中，女性题材作品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

并且采用了叙事的手法，刻画了许多细致入微、性格鲜明的人物，而且还有较为完整的情节，比如《陌上桑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。

这些作品不但故事性强，更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，形式上也由四言、杂言渐渐趋向五言。

这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，而且也是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

虽然统治阶级很看重贵族乐府，但谁也无法阻挡民间乐府的魅力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薄厚云。”

这句话，不仅清楚地说明了民间乐府乃是汉乐府的精华，而且说出了汉乐府民歌最大的特色--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

“哀乐”就是广大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感情，而“事”就是他们苦难的遭遇。

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，汉乐府把他们的苦难遭遇和由此产生的朴实真挚的情感融合在一起，通过朴实无华的诗歌形象表现出来，使人情为之陷、心为之动，似乎有切肤之痛。

它既是汉代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写照，也是诗人主观情感的真切流露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就产生于汉乐府之后，从后来的六朝乃至唐、宋的记载来看，两者许多篇目有重叠的现象，如《孟冬寒气至》里有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。”

上言长相思，下言久离别”的句子，可是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里也有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”；上言加餐饭，下言长相忆”。

由此可见，这是套用了汉乐府民歌里的句子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许多诗，都和汉乐府一样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这便是从《诗经》的“十五国风”传承而来，经过汉乐府的培植、濡染，所以，说它是“风余”。

汉末，那些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备受压抑，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，来抒发胸中的愤懑和抑郁。

于是，他们丢弃了当时那种从形式上尊崇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回言、骚体，以及汉赋的痼疾，开始倾心于汉乐府五言诗的浅显真挚，大胆钟情于汉乐府民歌，从而开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载体--五言古诗。

这些“五言古诗”，曾经被那些上层文人们称为“俳优倡乐多用之”的俗体诗，却将分离了三百多年的文人诗歌语言和民间诗歌语言融合在了一起，赋予了它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

这些五言古诗，既有民歌的痕迹，也有着文人的“用心”；它将民歌中的叙事和抒情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，侧重于抒情，以情融事，浑然天成。

它的语言出自天然、富有感染力，“质而不鄙，浅而能深”。

明代的谢榛形容它为“若秀才说家常话”，但意境却是深远浑厚的，钟嵘在《诗品》里说：“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，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！”

《古诗十九首》虽是“风余”，但与之传承的《诗经》、《汉乐府》却有着根本的不同，《诗经》、《汉乐府》是质朴浑厚的自然美，绝少雕琢和修饰，用唐代皎然和尚的话说，就是“天予真性，发言自高”，可是，十九首的诗句已经有炼字锻句、谋篇布局的痕迹，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同样用皎然和尚的话说，就是“始见作用之功”，当然，这和汉赋的刻意铺排和雕琢是完全不同的。

实际上，它开创了中古诗歌“以情融事，才情并重”的风气。

这种以气驭才，以才达气，讲求诗歌之“才”和“气”相契的传统，成了后世的楷模，也在前古和中古诗歌的重大转折中，处于枢纽位置。

难怪后来，陆机要拟之，刘勰要赞之，钟嵘要叹之，最后，昭明太子要集之。

用刘勰的话来说：“直而不野，婉转附物，怛怛切情，实五言之冠冕也。”

所以，十九首既是“五言之冠冕”，也堪称“诗母”。

兼有“风余”和“诗母”两个美称，也算是在诗歌的长廊中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。

忧郁的“游子”——忧郁，是汉末这个时代赋予的。

曹操写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”

他想要表达的是对穿着青衿的士子们的渴求，是他作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宰相那颗求贤若渴的心。

可是，汉末时，太多穿着青衿的士子，在洛阳城里辗转蹉跎，洛阳城“长衢罗夹巷，王侯多第宅。”

两宫遥相望，双阙百余尺，是如此的巍峨繁华，达官显贵们“冠带自相索”，而青衿的士子们却“洛中何郁郁”，是如此的忧郁失意。

他们是漂泊洛阳的“游子”。

从东汉后期开始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频繁，土地兼并严重，苛捐杂税繁冗，自然灾害频发。

民不聊生，农民起义开始风起云涌，社会骚动，萧索动乱。

加之两次党锢之祸，很多士子惨遭杀戮，幸存下来的也成了惊弓之鸟。

自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开始，读经、习经成了社会风尚，也是下层的知识分子读书仕进的唯一大门，游学、游宦成了多数士子的生活状态，“游子”阶层也随之产生。

到了东汉末年，“游子”们依然集聚在洛阳。

盛世时，许多“游子”求宦无门；末世中，“游子”们更是举步维艰。

自东汉和帝始，外戚和宦官牢牢把持着朝政，“恩泽不被单门”，那些下层的文人根本没有仕进的机会，权贵和亲信们身居要职，整个社会滥举成风。

桓帝、灵帝时，甚至流传着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，察孝廉，父别居”的歌谣。

但是，当时的公私学校却广收学徒，就连朝廷的“太学生”也往往“结发入学，白首空归”，更别说其他学生，只能是飘零异乡，四处碰壁了。

时代动荡，仕进无门，没有安定的生活，没有正当的职业，那些脱离了劳动的下层士子们只能陷于有家不能归的悲惨境地。

外部世界的动荡不安，“游子”们悲惨的现状，多少削减了他们对经学的热情，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内部世界。

他们要把外部世界的种种不平和郁愤，化为内心奔涌而出的岩浆，去更多地关注现实，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。

文学，任何时候，都是服务于人的思想和情感的。

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有了动摇，但长期的濡染和渗透是悄无声息的。

所以，“游子”们内在积聚了大量的岩浆，喷涌时却依然是儒家的“蓄神奇于温厚，寓感怆于和平”，依然是“温柔敦厚”、“怨而不怒”的。

另外，当他们始终失意无法解脱时，老庄思想也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，灵魂的皈依。

让他们在苦闷彷徨时，依然有勇气去关注自我，抒发真情。

到了东汉末年，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，各种思想的碰撞和融合，也必然在文学上有所反映，这时的诗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真诚的思索。

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也就是说，在东汉的扰攘之中，下层文士们却在自己的内部世界里沉静下来，这种内心安静执著的追寻，充满着真诚坦白的力量，具有至情至性的魔力。

无怪乎清代的陈祚明在《采菽堂古诗选》中说：“《十九首》所以为千古至文者，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。

人情莫不思得志，而得志者有几？

虽处富贵，慊慊犹有不足，况贫贱乎？

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，谁不感慨？

人情于所爱，莫不欲终身相守，然谁不有别离？

以我之怀思，猜彼之见弃，亦其常也。

夫终身相守者，不知有愁，亦复不知其乐，乍一别离，则此愁难已。

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，皆同此旨。

故《十九首》虽此二意，而低回反复，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，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。

而同有之情，人人各俱，则人人本自有诗也。

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，即能言而言不能尽，故特推《十九首》以为至极。

痛苦、彷徨和郁积，是肥沃的塘泥，让心灵的荷花挣脱了黑暗的羁绊，在清水之上，开出袭人的清香。

失意的诗行 生于末世，太多的漂泊无依、苦闷抑郁，都浓缩进失意的诗行里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诗，大致有三类，表现离别相思的、漂泊之伤的和人世无常的。

如陈祚明所说，都是“人同有之情也”，唯其真切，读来让人感同身受，才会有穿越历史的风烟，千年不减的魅力。

这是那些末世的文人为世事所伤，而发之于文的最真的心声，字字句句都是带着穿透力和直指人心的力量。

在质朴浅显的诗行里，刻画了深重的个体生命挣扎、呼喊与彷徨。

十九首写离别相思，是摇曳多姿、丰富多变、婉转曲折的。

文笔的摇落，宛若一根绣花针，在一匹素白的绢上，绣出了姿态各异的花蕾，绝不雷同，绝不重复。也许，这正是它与《诗经》里的“民风”和汉乐府里的民歌不同的地方：民歌是一派天然，不事雕饰，十九首却是小心雕饰，宛若天成。

同样是写思妇，《涉江采芙蓉》是两组镜头的重叠：他想象着她在江南的采莲舟上，手握莲花，蓦然想起远方求宦的他；而他在尘烟漫漫的洛阳，向着家乡的方向怅望，只觉得“长路漫浩浩”。

而《青青河畔草》里，那个楼上盼归的少妇“娥娥红粉妆”，大胆地喊出了“空床难独守”，他写她的失意和游子不得归的怅惘，可这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失意和怅惘？

她的失意，他的失意，交织出末世的无限迷茫。

《行行重行行》里，她一句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”，写尽了末世相思的沧桑和无助，她种种忧伤的猜想和牵挂，及至最后努力地加餐，不过是为了让等待不会成空。

《冉冉孤生竹》里，一个已成婚约的思妇，是多么不愿世事蹉跎，不能最终偕守。

《迢迢牵牛星》中，他与思妇之间，隔着的是人间的“银河”。

一样是守望游子的归来，《庭中有奇树》中的女子是伫立在春天一棵开花的树下，《孟冬寒气至》中的女子是在冬夜的星空下，《凛凛岁云暮》里的女子却是在冬夜做了一个短暂销魂的梦。

同样写漂泊之伤，《明月皎夜光》里，得意者和失意者因为沉浮异势，使得昔日以为磐石之固的友谊，徒具虚名：“昔我同门友，高举振六翮。

不念携手好，弃我如遗迹。

南箕北有斗，牵牛不负轭。

良无磐石固，虚名复何益？

长夜难眠，月光皎洁，游子被乡愁狠狠地灼痛了。

而《东城高且长》里，失意的游子也只能在高高的城墙下寂寞地做了一场关于“燕赵多佳人”的美梦。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同样写人生的失意，世事的无常，《生年不满百》里，诗人嘲笑那些吝惜聚财的“惜费者”和“仰慕成仙者”，不如放下贪念，放下执著，放纵享乐，但这又何尝不是士子们的真心？

《青青陵上柏》里，诗人觉察到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那么，何不“斗酒相娱乐”、“极宴娱心意”？

这和《驱车上东门》里的“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”似乎是一样的纵乐，可前者是心灰意冷后的一种寂寞的沉沦，后者却是直面生死后的一种无助的豁达。

《今日良宴会》里，诗人津津乐道于“策高足”、“要路津”，不要去“守穷贱”、“长苦辛”，似乎文人在飘摇的世事面前已经失去了坚持和操守。

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，眼见道德沦丧，心里的寂寞便化为玩世不恭的嘲讽和自嘲，一场热闹的宴会，一颗寂寞的心。

所以《回车驾言迈》里，就有了文人对自我的警策，“荣名以为宝”。

读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一场漫漫的跋涉，在诗与诗之间跋涉，甚至在句与句之间跋涉，便如《行行重行行》里，是对“相去万余里”的丈夫的思念，陪着她“衣带日已缓”，思念的痛还未卸下，却又多了“浮云蔽白日”的忧，唯恐自己被丈夫遗弃。

但路途遥远，所有的猜测都还只能是猜测，最后只能是聊以自慰，还是“努力加餐饭”吧，等待他回来，如此幽微曲折的心路，如此细致深刻的洞察，一层一层地铺开，对读诗的我们，就是一次心灵的探寻。

末世是一曲悲歌，也许歌诗可以当哭吧，所以文人才这样淋漓尽致地宣泄着他们的悲忧，把末世的忧郁化为了浅吟低唱，把相思的煎熬、飘零的伤痛、人生的失意、世事的无常，都融进了整齐的五言诗行里，他们一袭青衿，满怀清寂。

忧郁，有时候，也是一种绝美。

那是灵魂的一次真诚的袒露，一个“真”字，见了性情，见了真情，虽然罩着一件忧伤的外衣，却是文人第一次郑重地直面自身的悲伤，并小心地用笔加以勾画，力图还原其本来面目。

读每一首诗，都如同和汉末士子们穿越岁月的风烟，在文句里重逢，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他们的寂寞和忧伤。

一个寂寞的时代，一群寂寞的士子，一声声寂寞的吟叹，且认真聆听他们寂寞的倾诉吧。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### 内容概要

长风起落，荷裙飞舞，娇艳的荷花，在荷叶间若隐若现。  
江岸，草色迷离，依稀的兰蕙的馨香，在草间和她的发髻上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，薄衫皓腕，红颜如梦。

本书是对诗词的唯美解读，文笔轻松灵气、底蕴悠长。

士子、游人、苦思、忧郁、仕进、归隐，这些是汉末的关键词，也是本书的主旋律。

本书既是诗词类解读，也是文学爱好者对“诗情”、“诗魂”的铭心探寻。

是继安意如解读古诗后，又一解读妙文。

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作者简介

王玉洁，古典解读类美文作者，生于江南小城芜湖，中文本科，70后，有文章见于各类报刊，发表数十万字。

主要著作有散文合集《有一种胸怀叫大气》，诗词鉴赏合集《张孝祥词鉴赏》，个人随笔《伊人如月水一方》、《临水照花人——才女往事》等。

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### 书籍目录

#### 一、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

生生别离，乱世的烟尘里深埋着无尽的忧伤，路远迢迢，无望的怅立里多少憔悴的面颜。你还没有回来，所有的猜想忧伤却美丽，我努力地加餐，只是想，把等待的心卑微地呈上。

#### 二、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

送你走时，河畔草青青，园中柳依依，你不回来，草色依旧，柳色依旧，我凄伤的伫望化为了窗前的一幅剪影，为谁匀上了红粉，为谁着尽了新妆？  
我的寂寞，是否会成千年的蹉跎？

#### 三、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

你思念着我，我思念着你，隔着漫漫的长路。  
江雾起时，你采下一朵芙蓉，你怅然的面容，把我的心牵痛。  
心相同，两分离，地也会老，天也会荒，有哪一支尘世的篙能够将我们泅渡？

#### 四、与君为新婚，菟丝附女萝

我是菟丝草，你是女萝枝，注定了一生的缠绕。  
在春光里，无数次眺望你的花轿，不是我害怕蹉跎，也不是你愿意蹉跎，怕只怕世事难料，真的会有蹉跎。

#### 五、馨香盈怀袖，路远莫致之

花开满树，我珍重地采下枝头的花，远宦的人啊，你还记得庭院里的这棵花树吗？  
还记得年年春来，我都会在花树下等待吗？

#### 六、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

有没有一支尘世的篙，把我们彼此泅渡，结束这牛郎织女般的思念。  
末世的沧桑里，难道我们只能这样相互伫望吗？

#### 七、相去万余里，故人心尚尔

你将思念托付丝丝缕缕的绮缎，千里万里，你的心在丝里；我将牵挂裁成合欢被，万里千里，我的情在被里。  
今生，还是不要这样丝丝缕缕地牵念吧，让我们如胶似漆，黏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

#### 八、愿得常巧笑，携手同车归

我停不下流浪的脚步，没有家乡，没有目的，失去家园，失去方向，可是，我更愿意，能够常常地欢笑，和你，一起携手同归。

#### 九、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

冬夜如此漫长，你的信，我小心又小心地藏了三年，你的思念在我的耳畔，夜夜碾碎我的梦，等你归来，会是多久？

#### 十、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

刚好路过你时，你正抚琴忧伤，高楼下的我，衣襟早已经湿遍。  
不是我不懂你，只是知道，你我皆已等不来知音，忘了伤忘了痛，谁让你我生于这样的末世？

#### 十一、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秋，如此凉，夜，如此静，月，如此皎洁，只是，失意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陷落，好在，孤寂的月安慰着孤寂的我，你听，促织不也是我的知音吗？

十二、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

秋风里，一地的凄凉无法清扫，那就任我放纵吧，放纵于一场白日梦里，佳人如玉，我心似水，是谁不小心倒映在我的波心？

十三、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罗床纬

多少次，是月光惊醒了我的思念，我披衣徘徊。

我知道，客行何乐？

尘世里，最幸福的事，就是和你在一起。

十四、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

有些话，说得太过苍凉，有些事，藏着太多无奈。

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，飞斛斗酒，策马游乐，人生苦短，原只想苟且纵乐，又为什么偏偏挣脱不了心底的忧伤？

十五、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飘尘

世间多少爱，会辗转蹉跎，成他日的伤痕；世间多少事，会笙歌正浓，却已拂袖离去。

最浓的快乐，最深的哀伤，我们只是一粒小小的飞尘，得到和失去都已经不重要。

十六、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

久客还乡，风吹百草，漫漫长道上，是一颗早已经老去的心。

可以不可以，还有一种尘世的熙光，温暖我的余生？

十七、驱车上东门，遥望郭北墓

与死亡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，千百年的沉寂，朝露般的一生，那就纵酒高歌吧，不知道醉生梦死里，能不能找到些许安慰？

十八、去者日以疏，生者日已亲

死，让岁月迢迢经久地远逝；生，让时光奢侈短暂地停留。

如果不能挽留住时日，那就挽留住亲情吧，骨肉天伦，是尘世里暖暖的火光。

十九、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

不过是数十载的光阴，不过是白驹过隙的停栖，不过是白云苍狗的一瞥，谁来过，谁又走了？

谁听到我寂寞的欢歌？

十四、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

有些话，说得太过苍凉，有些事，藏着太多无奈。

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，飞斛斗酒，策马游乐，人生苦短，原只想苟且纵乐，又为什么偏偏挣脱不了心底的忧伤？

十五、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飘尘

世间多少爱，会辗转蹉跎，成他日的伤痕；世间多少事，会笙歌正浓，却已拂袖离去。

最浓的快乐，最深的哀伤，我们只是一粒小小的飞尘，得到和失去都已经不重要。

十六、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

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久客还乡，风吹百草，漫漫长道上，是一颗早已经老去的心。  
可以不可以，还有一种尘世的熙光，温暖我的余生？

十七、驱车上东门，遥望郭北墓

与死亡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，千百年的沉寂，朝露般的一生，那就纵酒高歌吧，不知道醉生梦死里，  
能不能找到些许安慰？

十八、去者日以疏，生者日已亲

死，让岁月迢迢经久地远逝；生，让时光奢侈短暂地停留。

如果不能挽留住时日，那就挽留住亲情吧，骨肉天伦，是尘世里暖暖的火光。

十九、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

不过是数十载的光阴，不过是白驹过隙的停栖，不过是白云苍狗的一瞥，谁来过，谁又走了？  
谁听到我寂寞的欢歌？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### 章节摘录

一、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 生生别离，乱世的烟尘里深埋着无尽的忧伤，路远迢迢，无望的帐立里多少憔悴的面颜。

你还没有回来，所有的猜想忧伤却美丽，我努力地加餐，只是想，把等待的心卑微地呈上。

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

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

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。

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

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。

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反。
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

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

末世里，离别是寻常的事，可往往一别，再也难见。

我常想，《东汉末年》文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哀伤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深重。

末世的仓皇和离乱，是生命里躲不掉也逃不开的郁结，经历了千回百转的纠结和消解，他们的一声叹息，往往滤去了所有的浮华和伤痛，以最素朴的句子来诉说最深的哀伤。

这是《古诗十九首》的第一首，有一个乱世隐现在诗句的背后：汉桓帝、灵帝期间，卖官鬻爵，外戚宦官交替把握朝政，那些中下层文士们，求宦无门。

选举征辟的制度，让知识分子背井离乡、抛妻别子，可仕途之路早已经被严严地堵塞了，他们处于极端的苦闷彷徨中。

游学？

游宦？

还是流落他乡？

要走的路很长很长，&ldquo;行行重行行&rdquo;，脚步无比沉重，身心也是无比疲惫，身后，是一个妻子无望的牵挂，她用了&ldquo;生别离&rdquo;三个字。

这是说心里知道是永远的别离，可能此生相会无缘。

末世里，道路迢迢，风霜冷暖，又是羁旅异地，孤单失意，再加之饥寒困顿，疾病灾难，万里之外，只能让牵挂的人，作最坏的打算。

两个人分别有万余里，各自在天涯，道路险阻漫长，谁知道哪一天才能见到呢？

谁知道哪一年才能见到？

谁知道这一生，还能不能见到？

同样是乱世，晚唐的李益也有一首诗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： 十年离乱后，长大一相逢。

问姓惊初见，称名忆旧容。

别来沧海事，语罢暮天钟。

明日巴陵道，秋山又几重。

离乱之前，外弟还是小孩子，经历了十年的动荡，外弟长大后，两人在旅途中重逢，初见而惊，心下应该有所揣测，但不敢相认，毕竟隔了长长的十年，于是相互&ldquo;请教台甫&rdquo;，而当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姓名时，不免心中感伤惊动，沧海桑田，又遇旧日亲颜，而对方已经由一个小孩子长成了大人，人世几度冷暖变迁。

两人有说不完的话，可是，明天之后，又要独自走在巴陵道上，那时候，和外弟又隔了几座秋山啊？

似乎是普通的叙事，普通的相见和别离，但中间隔着离乱，隔着人世不可知的凶险，隔着迁徙流离的苦难，隔着人间沧海沉浮的世事，那一份还能够相见的悲悯和辛酸，让人忍不住唏嘘泪落。

然而，有多少乱世中的别离，隔着十年的时光还能够相见呢？

生逢乱世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许多事无法预料，许多人无法挽留，男人们选择背井离乡，东飘西荡。

。 凄伤如深秋的郊外，落了一地的枯叶，踩上去便是彻彻底底的一地碎响，无法收拾。

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&hellip;&hellip;

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何为魏晋风骨，何为风余诗母？  
何为文笔细腻，何为情境悠远？  
本书都做到了。

——豆瓣 马小跳

## <<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>>

### 编辑推荐

如果你喜欢诗词歌赋，那你一定听说过安意如的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系列。诗词解读，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，最细腻动人的笔触，让我们读懂古诗，读懂古人。而本书，亦如此。

你喜欢《古诗十九首》吗？

你喜欢《诗经》吗？

你喜欢周邦彦吗？

你喜欢嵇康吗？

你喜欢白居易吗？

……有人说，写女子心事的不一定是女子，阅读本书，你能遇见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他们。他们的诗，他们的词，他们的情。

这是市面上第一本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诗词解读，前无古人。

喜欢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你，一定不要错过。

作者王玉洁写有《伊人如月水一方》、《临水照花人--才女往事》，推荐给喜欢她的你。

《不似当时，小楼冲雨，幽恨两人知》文风优美，清新动人，意蕴唯美。

且看我随意选取的这段文字：长风起落，荷裙飞舞，娇艳的荷花，在荷叶间若隐若现。

江岸，草色迷离，依稀的兰蕙的馨香，在草间和她的发髻上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，薄衫皓腕，红颜如梦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